

齐鲁人文

政德镜鉴⑫

他在任三年，百姓记了他三百年。他就是清朝雍正年间的邹县县令王尔鉴。王尔鉴在山东官场辗转十六年，历邹县、益都、滕县及济宁州，被后世列为名宦。

王尔鉴：“何事堪留去后思”

□ 本报通讯员 侯实斐
本报记者 美国乐

三年报政愧无奇，何事堪留去后思。自有是非千载见，若云德怨寸心知。峰峰翠莽云频出，泗水波明月渐移。试看道傍堆叠者，尘封多少昔人碑。

——王尔鉴（清）

诗作者王尔鉴(公元1703年—1766年)是清朝雍乾时期的山东地方官员,这首诗写于他离任邹县(今邹城市)知县时。当时邹县士民要在峰山上立去思碑以纪念,被王尔鉴写诗制止。王尔鉴时年33岁,接下来要赴任益都县(今青州市)知县,继续他在山东的从政生涯。

“三才子”之一善诗文，工书法

乾隆时期是清朝的极盛时期，也是历史上的天朝盛世之一。这一时期，无论是朝廷还是郡县，人才济济，名臣辈出。在山东地方官员中，就有“三才子”之说，他们是邹县县令王尔鉴、潍县县令郑燮（郑板桥）、滕县县令李绅。郑燮、李绅都是江南兴化人，同为“扬州八怪”，同一时期在山东为官。郑燮（公元1693年—1765年），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丙辰科二甲进士，乾隆七年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，乾隆十一年署潍县县令。李绅（公元1686年—1759年），是明代“状元宰相”李春芳六世孙，康熙五十年（公元1711年）中举，乾隆二年任山东临淄（今淄博市一部分）知县，后调任滕县（今滕州市）知县。

王尔鉴是河南卢氏县人，相较于郑板桥、李绅两位兄长，邹县知县王尔鉴出道早，任职

长。王尔鉴生于康熙四十二年，其父兄皆为秀才，但其九岁丧父，十岁丧母，依赖哥嫂的养育，二十七岁中雍正庚戌科进士，同年九月奉命发山东观政，三十岁时任邹县知县，乾隆元年任益都县知县，乾隆五年又任滕县知县，此时，李绅离任滕县知县。王尔鉴与郑板桥、李绅都有交集，曾写诗相赠，在乾隆九年任济宁知州时曾路经范县造访郑板桥。王于乾隆十六年降补四川巴县知县，先后任资州知州、合州知州、达州知州、夔州知府。在山东期间，两次充任同考官。旧志记载，王尔鉴善诗文，工书法，所任职地区都留下了许多诗作和手迹，与时人赵执信、张汉、王露等多有交游，诗词唱和。其书法被后世争相收藏，“死后百余年，邑人遇其片纸，不惜多金购之”，即便今天，刻于邹城市峰山上的《种桃诗》拓片仍然价格不菲。其一生著述甚丰，著有《友于堂四书文稿》2卷、《二东诗草》8卷、《巴蜀诗草》20卷、《棣萼吟》1卷，主编《黔江县志》4卷、《巴县志》16卷，撰《古文》1卷、《尺牍》若干卷。成诗数千首，格调朴实，言词老到，既正统又奇瑰，“寄风骚于簿书之暇，寓抚字于翰墨之林，单父琴音鸣于句里，河阳花气飘向毫端”，尤其《二东诗草》共五百五十二首，所记为官游山东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比较“三才子”，郑、李以画见长，王尔鉴以诗、书取胜；郑、李恃才傲物，不与时合，从知县位置上退出官场，而王尔鉴则生活在现实中，沉湎其间，不断仕进，浮沉宦海37年。“断狱兴利政声卓著，才气横溢诗文流芳”，王尔鉴之政声和才华不独影响了山东，更对重庆和四川影响深远，至今仍被列为“重庆历史上十大文化名人”。

《令箴》木牌随身带 “政声为海岱之最”

为官避事平生耻，为官还是以能干事为第一。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，三十岁的王尔鉴结束了为期三年的“观政”。观政期间，王尔鉴参与了青州、兖州水患的治理和赈灾，督导孔林的大修等，积累了从政的人脉和经验。

这年九月，年轻的知县到孟子故里邹县上任，这是王尔鉴一生从政十一个职务中的第一个。上任之初，王尔鉴为时时警醒自己，将五代蜀后主孟昶《令箴》的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这四句话刻在木牌上，随身携带。虽是初任职，但他有才干，多惠政，百姓争诉，都能迅速决断。除了办案之外，就是走访民间，了解民情，亲自下地劳作，其间写出了《田间行》《春日山村》《春郊》等大量诗作，记录了农民的劳动和生活。有一年，邹县大旱，在当地有往峰山祈雨的传统，看着干裂的大地，王尔鉴准备亲自为民祈雨，从县衙到峰山有二十多里地，他独自步行，沿路虔诚跪拜，一路走来，观者感泣。精诚所至，大雨倾盆。《邹县志》记载：“俄顷雨集，岁则大熟。”

三年的任职实践，王尔鉴并不满意，士民要立去思碑，被王尔鉴制止。“三年抱政愧无奇”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是“三载于兹，仰止典型，事事有所矜式”，面对亚圣孟子，临斯土者无不有所矜式。然而士民立碑之意已然说明，年轻的知县已经通过了百姓的“大考”。

乾隆元年十月，王尔鉴走马上任益都知县，四年后又迁滕县知县。正如史家所记，“理繁治剧，叠著嘉猷”，即便放在今天，邹县、益都、滕县都是大县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地当要津，冲疲繁难俱备，尤其地处胶州湖畔的滕县，历来被官员视为畏途，“环绕湖河雀舟之中多盗数焉，地半洼下水患频仍”。王尔鉴很有顾虑，他在诗中曰：“胡以奠我民，胡以酬我位，不惜劳我心，但虑拙我智。”他不怕急难险重，就怕因为自己的经验和办法不多而辜负了苍生，辜负了江山社稷。王尔鉴知难而进，有效解决了“捕盗”“治水”难题。《滕县志》记载：“公履勘灾，调剂有方，时滕有巨盗窝，为民害，公廉得其名，部勒丁壮，悉擒获，四境由是安。”盗匪慑服于王尔鉴的公正无私，被视为第一难的问题便轻易解决。史书还记载，乾隆七年滕县洪水泛滥，河决石林口，淹没民舍一万五千多间，王尔鉴来不及向上级请示，大胆动用库金三千两及时发放给灾民，三千余户得到抚恤，八千余人得以存活，事后上报上官深得嘉许。

乾隆九年，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因王尔鉴“捕盗有功，明白干练，人颇有才”，奏请升任济宁知州，官居五品，时年四十一岁。王尔鉴离滕之时，士民相送数十里，攀辮不忍别，

立感恩碑，无怪乎当世就有人称赞他“政声为海岱之最”。

山水有知音

诗文已成多地永远的广告

王尔鉴自幼生活在大山大水之间，秦岭、洛水就在眼前，境内有崂山、熊耳山、伏牛山、淇河山等大山脉。资料显示，卢氏县境内有大小山峰4000多座，河流涧溪2400多条。“走出卢氏不看山”是部分卢氏人的心理，王尔鉴却不是，他对山水的热爱是天生的，“好山好水看不足”。

“十天的案子三天断，留下七天爬峰山。”三百年过去了，邹城的老百姓还在交口相传。突兀于邹鲁大地的峰山，等待了亿万年，终于等来了她的知音。王尔鉴多少次登临峰山？没有人能说得清。他给峰山厘定了二十四景，作《峰山二十四景诗》二十四首，他的《峰山种桃》诗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：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争，峰山的树木被砍伐焚烧，峰山成了一座秃山。王尔鉴决定要补种桃树，让峰山开满桃花。他号召老百姓把一个个桃核包在泥团里，晒干后，站在峰山顶上用弹弓往涧谷里弹射。几年后，漫山遍野都长满了桃树，春风吹过，落红满地。“峰山红雨”至今是峰山胜景之一。王尔鉴熟悉峰山，熟悉不同季节的峰山，他为峰山写下了上百首诗，流传下来的有几十首，如《登峰山四望作歌》《峰山胜迹二十首》《观峰山牧牛歌》《雨后望峰山》《雪后望峰山》等，王尔鉴对峰山的热爱写在了诗里，也嵌入了石头，他在峰山卧虎石上刻下了“邹鲁秀灵”四个大字，峰山与王尔鉴已融为一体。

王尔鉴履职之地都是山水丰饶之地，济南的趵突泉、千佛山，东岳泰山，益都的云门山、阳水，济宁的泗水泉林、曲阜尼山，滕县的千山头、五峰山、独山湖等，无不写进了他的诗里。他在《二东诗草·云门集》里这样写：“有水皆堪饮，无山不爱游，登临凭远眺，平野入徐州。”在滕县，他一年四季泛舟微山湖，写下了《腊月再泛微山湖》《九日微山湖舟次》《微山湖观鱼》《夏镇舟中感怀》。他在《上巳微山湖泛舟》中抒发了官场孤独之感：“三月三日春光好，出谷莺鸣求群鸟，兰亭盛事久寂寥，欲步后尘同志少。”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做梦都在登山，《梦登山》《梦游姑射山》都写成了诗。

古人做官称为宦游，对于王尔鉴来说才真正是名副其实，好多山水胜地都是多次登临，这已远远不是应景了，是一种热爱。所历州县都记载他“性豪爽恬淡，喜山水”“好诗文”，这一点在他入蜀之后，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一部《巴县志》就是一部山水志（《巴县志》由王尔鉴创修），重庆的山水也因他而生辉，王尔鉴的山水诗文已成了许多风景名胜地永远的广告了。



王尔鉴雕塑

“孝友之门也”一位至情至性之人

读王尔鉴的《二东诗草》，会让人泪奔不止，被他的兄弟之情、亲友之情所感动。诗序作者之一的张汉，在序文中一连三叹：“真乃孝友之门也，孝友之门也，孝友之门也！”

王尔鉴的少年是悲苦的，九岁失怙，十岁失恃，其父王范是个秀才，在科试中屡遭困厄，只好设馆授徒，年仅五十就去世了。当时王尔鉴才九岁，其兄王尔钊年刚二十。王范临终之时，嘱咐王尔钊说：“予生已矣！未竟之志，唯汝与弟承之。汝年长已能自立，汝弟尚幼，恨不见其有成也。予歿后，当以教汝者教之。”长兄王尔钊时时牢记父亲的临终嘱托，把弟弟培养成才，兄弟俩诗文唱和，教学相长，一部《棣萼吟》大多是王尔鉴与哥哥的唱和，王尔鉴二十七岁成进士，被称为“联捷”，王尔鉴评价其兄“兼师兼父兼友”。

即便王尔鉴就职山东，依旧有赖兄长协助，充任幕宾。初到山东“观政”，哥哥王尔钊不放心，亲送济南，陪伴左右，兄弟俩泛舟大明湖，到历下亭观荷，一同登泰山，“酬唱不知归去晚，雁行明月浪中生”。哥哥回河南后，王尔鉴十分想念，特别是来到孔子故里曲阜，想把这份对圣人的崇敬一同分享给哥哥，写下了《春日曲阜怀大兄嵩峰》诗。哥哥每次返里，王尔鉴都送到很远很远。在滕县任上，哥哥王尔钊患病归里，王尔鉴每日计算日程，哪天过黄河，哪天到汴梁，哪天到凤县，对哥哥的担心溢于笔端。乾隆九年，王尔鉴已升任济宁知州，哥哥病重，便派儿子先行去看望，待其赴京公务已毕，急返卢氏县。看到病榻上的哥哥，“远隔双拭泪，药饵一亲尝”。而王尔钊担心弟弟的公务，催促其抓紧赴任，对弟弟强颜欢笑，“爱弟自多开口笑，趋公却戒叩官留，谓言肢体从兹健，好盼来登太白楼”。面对即将的分离，王尔鉴发出了“北山移再作，应笑逐浮名”的慨叹，如此兄弟之情，又怎么不让人泪奔呢？

王尔鉴没有作新的北山移文，他就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，在出世和入世中徘徊，又按照命运的驱使，继续就任他的新职位——济宁州知事。

听闻哥哥去世，王尔鉴连作十二首《哭兄》诗，悲痛至极。爱山水，爱百姓，爱亲友，王尔鉴就是这样一位至情至性之人。

政德镜鉴⑬

当时官场贪污受贿盛行，郭允礼曾写诗一首予以讽刺和鞭挞：“清官卸任去如风，官帑民财一扫空；

唯有河川带不去，临行绘入画图中。”离任时，他囊空如洗，车上仅有书籍数捆、衣箱一个。

廉吏郭允礼与无极官箴碑

□ 孔德安

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公，则民不敢慢；廉，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这则著名的官箴，虽只有短短的36个字，但言简意赅，充满着浩然正气，故流传甚广，影响很大。

据考证，这则官箴其主要内容出自明初永乐年间著名的学者、理学家曹端对学生郭晟的一段告诫之言。永乐二十二年（公元1424年），郭晟升任西安府同知。临上任时专程向曹端辞行，并请教为官之道。曹端就告诫郭晟说：“其公廉乎！古人云：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；公，则民不敢慢，廉，则吏不敢欺。”意思是，做官之道大概不

外乎公和廉吧！古人就说过，下属可能不惧怕我严肃厉害、管理严格，但是会敬佩我廉洁自律、清白做人；百姓不一定佩服我的治理能力，但会佩服我处事公正。公正无私，百姓就不至于心存轻蔑或抵触；清正廉洁，下属就不敢犯上或蒙骗。郭晟对老师的告诫非常重视，到达西安后就将这段话刻在匾额悬挂起来。

后来，明代著名大臣和廉吏、时任山东巡抚的年富对这段话进行了提炼，并增加了画龙点睛的六个字：“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他还亲自书写并刊刻了这则官箴。由于这则官箴道出了为官之本——廉洁与公道，因此在官场不胫而走，不仅成为众多官员的座右铭，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推崇，和宋代著名的官箴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一起，书于各级官衙的重要位置，或立于牌坊之上，或刻在石碑上面，以此作为对官员的训诫、约范和警示，这也成为明清两代各级官衙不可或缺或“标配”。

随着时代变迁和岁月的流逝，绝大多数的官箴碑都不见了踪迹。目前全国保存完好的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官箴碑只有两块，一块是明代的，一块是清代的。明代的刻于明嘉靖三年（公元1524年），现存于河北省无极县委、县政府大院；清代的刻于清道光四年（公元1824年），现存于西安碑林。

在这两块碑刻中，清道光年间的官箴碑虽然年代晚，但由于处于西安碑林之中，因此知名度高，备受瞩目。如论历史文化价值，当然是明嘉靖年间的更大。虽然经过近500年的风霜侵蚀，无极县这块官箴石却保存完好，光滑如新。只不过它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不太为世人所知。

更不为人所知的是，这块碑和曲阜有着不解之缘。

这块官箴碑是时任无极县知县、曲阜人郭允礼所立，碑的落款为“嘉靖三年冬十月无极县知县阙里郭允礼书”。阙里，是古代曲阜的代称。

据《无极县志》和有关资料记载，郭允礼（1481年—1546年），字节之，明代山东曲阜县人。父亲郭瑾，任大名府检校；母亲孔氏，是孔子后裔。他从小生活在孔子故乡，熟读诗书，深受儒家道德思想熏陶，志向远大，颇有才干。弘治十七年（公元1504年）考中举人，正德十六年（公元1521年）出任直隶无极知县。在任期间，他勤政爱民，处理政务井然有序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当时朝政黑暗、吏治腐败、贪污受贿盛行的大环境下，他严于律己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为警示自己，他亲笔书写并刻制了“官箴碑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郭允礼认为：只有公正无私，处理问题才能明辨是非，不负众望；只有以德养廉，才能树立崇高威信、刚正不阿。郭允礼不仅自己为官清廉，还大力整顿吏治，遏制行贿送礼之风。针对当时贪污受贿盛行的官场，郭允礼曾写诗一首予以讽刺和鞭挞：“清官卸任去如风，官帑民财一扫空；唯有河川带不去，临行绘入画图中。”据记载，这块诗碑立在县衙官箴石的对面，一左一右，相映成趣。诗碑在晚清时被一个贪官派人砸毁深埋，只剩下官箴石横卧在地。1990年，中共无极县委又将它重新竖立在县委办公楼前，供今人欣赏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郭允礼能够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过去官衙里虽然都立着官箴碑，但不少官员仅仅是装潢门面而已，说一套做一套，

贪污受贿、为非作歹的官员不在少数。郭允礼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。据史料记载，嘉靖五年，郭允礼因政绩卓著升任松江府通判。离任时，他囊空如洗，车上仅有书籍数捆、衣箱一个，别无他物。无极百姓感戴郭允礼的恩德，特地在路边跪送，都被他劝回。一个老翁执意送给郭允礼一些饴饴（当地的一种特产食品），郭允礼见难以推辞，便收下后买了同等价值的清水浇灌在无极土地上，以此表明自己不占百姓一点利。

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”郭允礼虽升迁离任，但是在无极当地得到了广泛颂扬和怀念，他的故事流传至今。其亲笔撰写的官箴碑为后人欣赏和仰慕，对一代又一代的从政者进行着无声的教育和警示。

目前，郭允礼已经成为无极县的一个廉政文化品牌。当地不仅建有郭允礼塑像、郭允礼官箴碑广场、郭允礼史料展厅，成立了郭允礼勤廉文化研究会，还把城区的一条街道改建为

“郭允礼勤廉文化街”。官箴石就位于这条街内的“勤廉大院”内。

有这样的清官，当然也是曲阜的骄傲。但是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，在曲阜当地却几乎无人知晓郭允礼。不仅如此，连清代和民国时期编纂的《曲阜县志》对其也只有“甲子举人松江通判”寥寥几字的记录，根本没有其政绩的记载。也许是曲阜名人辈出，加之郭允礼不是进士出身，官位也不高的缘故吧。但在曲阜孔林中却有几块郭允礼题写的墓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几块墓碑和他书写的“官箴碑”一样，皆为楷书，其字体结构严谨，遒劲工整，棱角分明，端庄清秀，有颜筋柳骨之韵，彰显出郭允礼公道正派、为政清廉的做官准则，真是字如其人。特别是他书写的孔墓墓碑铭，篇幅之长，实为难得，这也算是他给家乡留下的又一宝贵遗产吧。



孔林中的郭允礼题碑



官箴碑